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序

送吳教授秉信歸省序

四明吳先生名世鉅儒才高行尊以斯道自任未嘗屈節以阿世青衫不調殆一星終矣頃以朝廷之命主師席於東嘉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而士子皆有所矜式太守端明李公下車之初知先生之賢延為蓮幕上客先生以儒術飾吏事談笑間而邦人陰受其賜公卿大夫聞先生之名鶚書交薦衆皆謂先生不日去而羽儀天朝也然先生純孝人也獨念慈親在堂鬢髮垂素慨然興歎揖諸生而歸於是邦之士

庶至於縉紳之徒緇黃之流詣府挽之千餘人而先生終不肯留識與不識聞先生之行也莫不歎息以謂賢於古人遠矣昔季子佩印於洛陽買臣衣錦於會稽長卿駟馬而入蜀二疎聯轡而出關天下至今傳之以為榮然是歸也富貴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淵明尋三徑之於菊李膺思千里之尊鱸賀老疎狂於鑑湖李愿偕佯於盤谷天下稱之以為高然是歸也隱者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先生之心以為印綬之榮不若吾綵衣之戲禽魚之樂不若吾羊棗之養今日之歸大有功於風教矣豈直以富貴而跨鄉閭高尚而傲世俗哉雖然古人蓋有以志事親者不必朝夕在乎左右也

節行脩於身政事理於官功德及於民聲名聞於後則其身雖在千里之遠而其心不啻若左右之樂也吾知先生朝而歸暮而復來乎不然必為蒼生而起天下皆受其賜也某海角賤生方獲摳衣坐隅執弟子禮而先生行矣瞻戀為如何耶於是序其事又從而歌之曰歸去來兮先生胡為而歸陟彼高崗白雲孤飛先生胡為乎不歸先生歸兮何時來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胡為乎不來泮宮我我泮水洋洋先生來兮芹芳藻香先生去兮鸞飛鳳翔

南浦老人詩集序

紹興壬子秋南浦翁喪于橫陽訃至某哭之悲已而發

囊中得其遺藁有詩數十首皆手所親書視之歎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吾不復見此翁矣此藁其與刑乎某恨生太晚不及識翁壯年時見鄉人言翁昔年豪氣可掬常坐屈輩行直出其上有不可其意輒以氣排之尤簡世俗輩視之若無人性嗜酒不治生事晚年偃蹇不通家貧無資饘粥是累東役西馳有酸寒可憐態前日之氣使然也予不見去時得一醉揚眉瞬目高談雄辯尚有壯年之風某年少狂妄幸得以詩禮與翁接獲陪緒餘之論乘間以鄉人語問之翁微頷而笑予又問昔年製作尚能記否翁曰盡亡矣吾壯年不獨豪於氣亦豪於詩今日氣窮詩亦然也予悲其言翁雖老作詩

不輟一日常不下數首皆信口成不加鍛鍊而有自然氣象然隨作隨亡不復顧惜予既一二年與之游懼其老而死不可復得屢求之一日以藁示予皆近作所藏之歲餘而翁死遂出之合平日所記與兒曹所傳錄成一集然尚有恨者所得止暮年之一二多窮愁壹鬱之氣壯年豪邁語無一字留吁可惜哉翁姓劉諱光字謙仲本南浦人久寓居樂清鄉人以其老也呼之曰老劉予命其集曰南浦老人集

潛澗嚴閣集文集序

某始總角見祖母賈常道其兄嚴閣集之為人必繼之以歎歐涕泣某幼而未識之也及稍成童出游鄉校見

先輩老成多能道其事其文翰俱妙不獨冠絕於其徒往往吾儒中亦鮮能及者某時既聞其言而得其為人且私慕之恨乎生之晚不及一見焉迄今又十年餘始獲見其詩文嗚呼其非尋常人惜乎邂逅於桑門無賢士大夫與之游推揚而夸大之遂使其名泯滅而無聞某見古之隱者逃名而名益彰晦身而身益顯是無他有賢士大夫推揚而夸大之也佛之徒本無求於世真所謂逃名而晦身者然古之高僧皆能垂名於不朽蓋其所與游盡當世知名之士如晉宋李唐道林道安惠遠惠休文暢皎然之徒其所與游則王逸少謝安石習鑿齒謝靈運鮑明遠柳子厚韋應物諸公皆一時

選議論所加天下以為輕重遂能使幽潛隱遁之迹藹然發揮於當世而垂耀於無窮以師之聰明高學卓然過人使得王謝之徒與之游假其吹噓獎掖之力則毅名振世未必不如古之高人也師嘗作温州開元天王殿記文詞雄偉膾炙人口有俞清老者一時名士見而嘆服以書來告曰不意今人中復見古人也然其人臺望非安石遠少諸公比亦不能成師之名師少出遊江湖歷徧山川飛錫帝都振衣嵩洛覽古人之遺迹徘徊於其間然其志節甚高未嘗甚屈以求王公大人之知己其言有曰古之桑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既而還東嘉隱潛澗誅茅結廬於山林間賦

詩鼓琴以自娛願世莫已知者其詩有欲言重嘆無余
和之句某一讀而三悲之師之沒今二十三年矣平生
製述甚多旋已遺亡某頃游明慶訪師之舊廬而求其
遺文師之弟子曰宗要者某之叔父也得其古律詩雜
文通數十篇為一卷出以相示某既自五歲而知師之
名十歲而愛慕其為人又歎其不過知己而沒世無聞
今喜見其文如見其人遂丐以歸又自顧晚學小子無
聲名勢力可以動人詎重師之文於世姑叙而藏之以
俟知者師名履嚴字伯威其詩醇重典實不尚浮靡他
文皆如之紹興甲寅仲冬望日序

劉方叔待評集序

昔人有遠行者將由越而之燕膏車秣馬志在一日而
千里也馳十日猶未離乎越回首南望自以為遠矣俛
仰在塗猶在萬里之外於是益馳前又十日去越而適
吳過吳而至楚回首南望益以為遠而前途猶未能十
之一也又過楚而至宋又至乎魏又至乎河洛之間其
途始半矣又益馳遂遠而至乎秦又遠至乎趙南望益
遠又益比馳遂一日果至乎燕然後解車休馬徜徉四
顧自謂天下之至遠者吾已盡行之矣今雖欲不止而
行亦無所之也及問燕之人且謂過燕而此又有遠於
自越而之燕者行者始歎息知天下之遠有窮平生之
力終不能至者也昔漢有張騫者家善行嘗持使節通

西域泛靈槎窮河源此其遠又不止乎自越之燕而已
由是又知天下之遠固有人迹所不及者然能力行而
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予嘗以行者而喻李者竊謂李
之源流甚遠固非一日可至苟能自進不已積一日之
力以至乎千萬日起乎遠大之域矣今之李者憚其遠
而難至也是以中道而盡亦猶行者未越境而回車望
吳楚之郊猶未之見又惡觀古人窮其至遠者乎吾友
劉方叔年甚少氣甚銳好李問而工辭章所謂日進而
不已者吾前年邂逅於蕭峯之下一見如故遂出詩篇
以相示吾固知方叔可喜人也自是每見之必示予以
所作其詞益加於前予益嘆服今春訪予又示予以待

評集其間詩賦小詞無慮百篇體兼古律愈新愈奇至
前日又見其集益增新製於其間比今春所見又加數
等予三年間見方叔之進如此日進不已將何所不至
也方叔之集既名曰待評又命予序之意欲待予文而
評其當否也予欲評方叔昔日之詩耶今日過之遠矣
欲評今日之詩耶方叔之進將不如此而已予未可評
也方叔之詩譬夫行者將不止燕趙之間異日昇崑崙
之巔乘高風而飄襟裾者予固以此而望乎方叔方叔
亦當以此而自志乎姑勉之

送表叔買元範赴省試序

某嘗謂古之取士先德行後之取士尚文藝雖人事若

不同科而天理未容或異以德行取士人事固與天理
合以文藝取士人事固與天理違然天理然行於人事
間世有莫得而知者唐王勃揚炯之徒以文章號以四
傑而德行無取焉裴行儉以見之已不許其遠到且謂
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四子訖如其言行儉非神也
而能科人如許其必以天理卜之乎由是知科舉取士
雖專在文藝間然由文藝進者必德行副之斯可致遠
大之地吾鄉先生賈公其文藝德行蕪長者與早歲輩
數太學名上賢書久矣天欲大其器而晚成之淹徊且
二十載隱居麻岩行誼卓絕月旦鄉評及行道之語咸
謂先生陰德在人天必相之年今且五十以免舉赴春

闡政天相先生時也豈不見其眉間黃氣乎天理已著
見於此自今而後學者知德行可取富貴不專尚齷齪
文藝矣某既著為天理說且拭目以待欲驗斯言之不
妄云

送吳翼萬庠赴省試序

韓退之作師說言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弟子
初惟其言謂師者人之模範寧有不弟子如耶紹興甲
子予屬館梅溪朋友以予年居其先妾以師席見推執
卷而從者四十人常月較其文用三等以品第之其間
穎然以才名稱者十餘輩齒頰鏘鏘類能道驚人語予
諒綴反資其發藥者居多然後知退之言為不妄是歲

聖廷脩三載故事下詔取士予欣然對鄉人語吾徒其
必有人乎既而有燕慕予堂形如品字識者知其為祥
是秋萬子庫中鄉選徐子大亨中國學選吳子翼中同
文館選一時物論咸推梅溪為盛事且二三子元乎平
昔游揚侈大號為上游者予用是竊知人之名冬十一
月同舍展儀禮時徐子居賢閣獨吳子萬子預焉酒三
行予祝之曰昔公孫弘以賢良召轅固生謂之曰公孫
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今二子將戰藝春闈射
策天庭當不負平日所學公孫不用轅生言以阿合取
容雖能褻然為舉首用布衣取封侯君子不貴焉子慎
無忽吾言西行見徐子問訊無恙外道予語告之果能

如張籍不叛退之否明年之夏綠槐夾道拂面薰風有
青衫少年聯騎而歸天香滿袖喜氣津津出眉宇間過
我於梅溪者其三子乎

為林彥明千秋穀序

濟南林君訪山間謂不孝子王某曰予知今歲之大有
年乎富者廩積貧者甌儲雖吾懸罄室中聚穀十指而
啼飢耳子盍以盈幅之紙為吾之田疇數寸之管為吾
之犁鋤馮一二心穀為吾之銍艾吾將獲千故舊之鄉
歛于仁義之里稠載而歸庶不虛為樂歲人也某聞之
惻然因召楮先生管城子而與之謀皆感慨動懷遂書
此可憐語以告指廩君子

淵源堂十二詩序

剡溪周君闢家塾于居第之前有堂有軒其數偶有館有室有池其數奇有齋焉其象數五行通而計之其數象十有二月命客王某名之某采汝南家訓名其堂之中者曰淵源且記之矣其十有一咸采名於杜詩淵源堂之右廡有堂焉賓主論文之所也名曰細論取重與細論文句由細論堂而北有軒焉頗幽邃植岩桂一本以宜之名曰宜桂取宜人獨桂林句由淵源堂而西有軒焉其景物絕瀟洒而人稱之名曰蘊秀取剡溪蘊秀異句由淵源堂而有東館焉主人處予於其間予之來也修同舍之好名曰同襟取時赴鄭老同襟期句宜桂

軒之內有齋焉書籍粗備足以自娛名曰富李取李業醇儒富句蘊秀軒之內有齋焉吾同舍日摘藻於其間名曰揮斝取自惟一日斝輝赫句同襟館之側有廡焉虛而曠可以群居名曰集彥取且隨群彥集句淵源堂之左廡有齋焉主人擇士以誨蘭玉之少者名曰擢秀取偶然擢秀非難取句入門而左有齋焉常虛之會者遠方之士至主人館焉其來如婦名曰恢義取首唱恢大義句蘊秀軒之隅有丈室可坐二人名曰蘭馨取裴李春蘭馨句細論堂之前有方池名曰足鯉實無鯉也蓋寓意焉予謂人生聚散無常豈能長論文於此堂耶異日尺素之傳有望於雙鯉也取池中足鯉魚句且戒

其勿為高詹事也既名之矣又賦十二詩詩二十字以淵源堂為首目曰淵源堂十二詩而識之以序

記

四友堂記

家君燕坐乎四友堂某侍側家君曰汝知吾此室之意乎吾言汝書之丈夫之於世窮達之道不同而其所樂一也季子之金印買臣之畫錦長卿之駟馬何曾之萬錢古之人得志於當時者之所樂也靈運之山水淵明之琴酒北山之猿鶴謫仙之影月古之人不遇於時者之所樂也吾非不欲為得志者之所為而慕窮者之所樂也富貴有命不可幸而致甘心貧賤者士之安於分

而樂其生吾之所當行也於是即所居之宇造方丈之室藏書一笥置酒一壺設榻一張而吾以一身寓乎三者之間故名之曰四友也明窓悲九前經後史整冠肅容端拜聖賢於千古瞑目攘臂訶斥姦諛於已死者此吾之友於書也清者聖濁者賢寄咲傲於一尊之中而道遙乎無何有之鄉者此吾之友於酒也及乎書疊牕几興闌尊俎曲肱而高枕坦腹而獨卧訪周公於恍惚之間與蝴蝶悠揚而俱化者此吾之友於榻也烏巾道服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吾之樂也若夫曉色動而窓牖明夕陽盡而灯烛光者室中之朝暮也和氣襲而書帷溫南牕闢而薰風來竹簟設而涼飈生簾幕垂而

紅爐然者室中之四時也吾與三友相從乎一室無言而妙意得不想而萬慮息物且不得而我累形亦於是而我忘也彼有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奔走於勢利之門老死於憂樂之塗者吾不為也語畢某拜而記之

綠畫軒記

出簫峯西南二十里有山遠引若虹霓之狀故俗謂之霓山樂安孫君之居得霓山之勝峯巒竒偉林麓靜深
有泉發於其下可飲可灌於是枕山而立棟宇因流而蓄池沼結軒嚮明收拾景象軒之外有嘉木數株俯竹千挺翁鬱蒼翠婣娟瀟洒播為踈林舒為濃陰舞清風搖蒼烟影明月漏山光之窈窕蔭碧沼之漣漪禽鳥宅

其幽龜魚息其陰左右青山環合映帶藍黛之色與天連碧四時不凋眼界常青望之宛然如在圖畫中蓋此軒之佳致也主人與客日飲於其間寒光入座秀色可掬明瑩杯盤玲瓏襟宇爽清氣爽深杯不能發其醉情舒興遠高歌不能寫其逸觀者在旁疑其壺觴几席皆圖畫物中賓主僕從皆圖畫中人也
有客游茲軒嘗陪主人之清尊覽景物之幽竒寓之於目得之於心有若不能忘者主人曰客為我名之客曰予嘗讀韓退之南山詩有濃綠畫新就之句愛其清新峭拔恨斯景之莫見今此軒之秀庶幾其髣髴其語而名之可乎主人曰可客為吾記之客曰軒宇景物之大槩四時朝暮之

氣象生綃一幅可得而畫也濃綠之句可采而名也若夫清風一來披雲拂玉天籟之奇非絲非竹雖神工妙手有莫得而模寫博物辯口亦不能形容也予將何言

大井記

予始祖五代末自錢塘徙于温州樂清之左原迄今無慮二十房雖吾廬世得先祖始卜之地閱二百年矣家之東南有井焉不知其孰鑿之始其深纔二丈方不踰丈水清而味甘寒于夏而溫于冬至歲亢旱他井皆告枯茲獨不竭提甕而汲者駢集也大觀間吾家築新門遂徙舊門為井亭作林以護之植雙桂于南北兩旁名其亭曰投轄皆先人之雅致也宣和辛丑魔寇犯境吾

廬數千百椽燎而為埃惟是亭與門幸而獨存蓋吾家遺迹也是井有三可書當大父之世鄉人號吾居為大井頭王家井非甚大而以大得名以其大於他井也非吾家大之見大於鄉人爾宣和壬寅大父得疾服藥思鯽魚時方盛暑不可遽致先人憂見顏色遂垂釣于井獲巨鱗予時年十有一侍立井旁親見之井初無魚先人素不善釣蓋孝感也紹興癸亥予闈家塾于井之南用友歲集焉飲灌洗濯率資其利至庚午季夏辟蕝夜汲以有光告予往視之果不誣嘗作井光辨以識之矣意謂魚鼈之族鱗甲文理發光于夜或螺胎蚌腹產珠以自粲然未可知也必有博物君子辨之者是井有能

大名有孝感之異有光輝之象其可沒而不書耶且三者皆予耳聞目見之實非誕語也然是井可目曰大曰孝曰先予獨以大名之者先吾祖也作大井記六月二十六日書

代笠亭記

吾家之西北原有田二頃蓋先業也吾季弟昌齡日課農事於其間有雨場風埃之患蓋焉而手疲僑焉而足蟹釐面目暴肌體身勞而况惡於是即田之畔因隙地夷積石創容膝之亭而名以代笠予聞而勞之曰子亦良苦矣然子之志巧於以物代物而子之心樂於以勞代勞也子少蒙義方之教將以祿代耕一戰賢閔爭違

其願懼事親日短而三釜之不逮也退歸于家躬水菽之養以代之子以二兄日從事乎黃卷不知稼穡之艱難懼田園將蕪百指不能以自活也遂和淵明之詩賦勸農之章躬隴畝之勞以代之朝東臯莫西疇厭春雨秋陽上笠下屨之縻手足也遂作亭以代之此子巧於以物代物樂於以勞代勞而孝弟之道實寓乎此亭也吾家多難生事蕭然親喪在殯窶窶之奉未畢正人子痛心之時子於勞苦蓋有不得而辭者矣然子於耕稼之餘手不廢卷日與竹先生唱_{懔先}毛穎陶泓諸子從游於是亭而深得書林藝圃之趣飽日登金門上玉堂則當為天子代書之士移剛_畝所_也之道而論之

於廣廈之間則當為代天秩物之事子之以物代物也其智愈大其以代當也又將移孝而忠矣美止以一亭代笠而已哉

觀水記

梅溪之南有巨溪焉會一原之水而東歸者也俗曰前溪時惟孟秋溪濤踰決平原出水會天色少霽吾徒以觀水告予與之偕涉流而南漫而平田湍而拍岸其狀也如雪飛空如銀沸鎔如熾萬薪而煎九鼎之湯激焉而珠洶焉而雷壯乎哉其不可以形容也顧謂諸友曰孟子稱觀水有術必觀其濶諸友今日之觀其有得於水乎時同行十有二人李大鼎庚謝鵬臯朋周千里震

鄭遜志童侃鄔一唯夏伯虎陳廣予與焉不往者二人謝與能楊寓庚午七月二十六日記

巖松記

野人有以岩松至梅溪者異質叢生根衝拳石茂焉匪孤森焉匪喬捐葉檜身而松氣象焉載參天覆地之意於盈握間亦草木之英奇者予愛之植以瓦盆置之小成室稽古之暇寓陶先生鄭先生之趣焉是日與同舍飲茗談故事因共觀之咸有得也予曰有能賞之以言者予不敢吝俄為章某而止至皆佳作也予不暇品第之莫知所贈因徙至予會處堂與八齋之衆共之且告之曰諸友請於斯食予所請息于斯是松也

常在眼焉奚必几案間然後為焉耶雖然是松之意不可不知也岩產質松肖形雖處不凡之姿也青青之色凌傲霜雪諸友歲寒之心也蕭索輪囷若偃若伸爪距奮而鱗鬣生諸友變化之象也今日之觀豈曰玩物而已哉唐人之詩曰勗君青松心乎於諸友亦云紹興辛未四月晦日記

追遠亭記

儒與墨其道本相為用故世謂之孔墨然先師孟子獨慨然闢之以為無視何也蓋二家皆尚儉儒儉於其身而厚其親墨氏身親俱儉焉儒治喪以厚墨治喪以薄儒謂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又謂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墨氏乃以薄為其道宜其得罪於名教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而曾子遊孔門以孝稱夫子為參作經其末章有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饗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參發明夫子之意而為之言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及又廣曾子之意而為之言曰喪三日而殮三月而葬九附於身與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行其所學於師者盡棺槨衣衾之美以葬親富踰於前而葬亦踰於前其闢夷子之言足以為萬世人子之法師友淵源得有所自也吾徒錢生萬中年少而好李居家以孝謹稱其喪祖母氏也能竭力以佐父其奉窀穸

之事得吉地于黃輿之原以為藏室極其工力而不計其費又築亭於其前以饗之名曰追遠將葬來告於子曰大事有日亭無文以記之敢請予曰子孝以事親而厚其所逮事用孟子不儉之訓以治喪又采曾子追遠之語以名亭將不忘於春秋之事子之存心如是一厚謂子非流者儒可乎予敢以荒迷蕪陋辭耶於是予書紹興辛未十月日記

淵源堂記

先儒孟子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說者因孟子之言而論

淵源之學謂本乎自得非師友傳授之可能嗚呼是見孟子之言而不究孟子之不必言也夫欲造道於未得之前而不資諸師友可乎必深造而後能自得非孟子有所不能言未有舍師友而自能深造者此又孟子之所不必言也孟子知性為善知道莫大乎仁義發其素蘊著為七篇之書蓋其自得如此者然考其師友淵源豈無所自云世之學者多矣而自得者鮮蓋由誤觀孟子之書而以不親師友為自得且其父兄之教子弟也固非無師友也然其命之之意殆不過欲其傳句讀習文詞以求速化之術爾鮮有及乎道李之淵源者而望其深造自得可乎剡溪周君某天資好善而樂教子

弟嘗命工製先聖十哲坐象及列畫七十二子為一堂
即家塾而欽奉之又親筆而詔其子孫曰親師友之淵
源噫公之為家訓過人一等矣其後諸孫日益長師友
日益親淵源日益叩而事業日益脩推其緒餘以事進
取有隸天子李登鄉老書擢進士第者凡數人餘皆以
學問自立而其進未艾由是刻之李者推周氏為盛蓋
本於公一言之訓而得師友淵源之力焉某與公之孫
世修同舍上庠遂獲登公之堂而觀其遺迹時公化去
已二載矣公長子仁泣謂某曰吾先子手澤在是吾懼
不能繼志又慮諸子若孫或懈而弗遵以深吾罪子幸
不吾鄙辱臨茲館又辱與吾兒游幸為我名其堂且記

其事其辭鄙陋不獲因采公語以名之并書其大畧俾
後人毋忘賢祖之遺訓焉紹興癸酉四月日記

細論堂記

淵源堂之右廡有堂焉主人與客日飲文字於其間紹
興癸酉予與其徒數人游剡溪客於主人之館登是堂
而陪芳尊者屢矣主人曰客與我名之予因誦杜少陵
憶李謫仙詩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
重與細論文顧謂主人曰君游太李且十年筆硯之交
滿天下然尊酒論文之時少而江東渭北之日多當花
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之夕把杯邀月而月不能言俯
地見影而影不與君語君有胸中萬卷書將誰與論乎

予與君為八年同舍之舊而不見者已五年矣况尹之
所欲見者不止於予而所不得見者蓋有不止於五年
之久者焉人生如白駒過隙所謂五年者能有幾而會
合如此之難思之事不慨然耶君不予鄙而以論文見
招者亦五年矣予方專於憂患而困於貧賤雖屢動魚
鴈之書而久遠鷄黍之約今乃不憚數百里遠訪君於
雪深興盡之故溪獲重上君子堂對酒尊而共灯燭又
幸坐中之客無薰蕕之不同相與論文固有不可已者
然予李淺識陋尤怯於文字之論他日博雅君子如李
杜輩過君之門而登君之堂君當設醴而與之細論可
也予欲采杜詩斷章而名之曰細論君以為如何主人

曰善遂書之四月日記

舫齋別記

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特縉紳坐斯患也雖出世之士亦
然佛之徒本逃名晦身若無意於世者然世之善知識
其道亦有餘可以淑諸人應緣而出有不能自己者其
間好進之徒怵於利欲往往賄以求進老而不休訟而
不去者蓋紛如也惟昌壽淨慧師則不然師少游錫吳
方潛心佛隴志識李問出人一頭業成而還為緇林而
推服始傳教於永嘉之關元再傳於福聖既而以疾求
還故山住壽昌教院九若干載年愈尊德愈隆道俗愈
歸重然即未嘗一日不以遺居養老為懷世緣挽之而

莫能自脫也某與師有二十年之舊一日訪師而師已獲遂其退老之志君所謂舫者欣然見顏色間指是齋謂某曰子為我記之某曰師昔嘗乘無量大法舫若無邊大海中出大誓願力濟百億萬大衆矣今茲舫也其形模似矣然而閻焉而不能浮靜焉而不能濟隘焉而不能容師執善其身可也如衆生何師咲曰吾師乘法舫而游人以為無量也吾不知其為大今吾即是舫以居也人以為不能容也吾不知其為小且夫迹有去住而道無去住形有小大而法無小大身之進退迹也舫之大小形也吾出而化億萬衆於人世間者以無形之舫行無量之法爾退而寄老病之身於故廬者假有形之舫藏無量之法也將使夫聞而化者無貪於得無嗔於不得無癡於必求其所欲得又焉有賄而求進老而不休訟而不去也如子之所謂乎然則吾之退也未嘗無教化也茲舫雖小孰謂其非無量無邊法具乎某媿其言退而記之紹興乙亥三月日記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願之誠仰祈上帝之是臨俯冀衆真之咸集釋亡者九
泉之累願遂超昇宥臣門百指之愆永資覆育

代道士薦師

稽顙投誠仰黷高明之聽割肝瀝血俯陳哀痛之詞恭
憑三界之妙香上徹九霄之仙路庶通悃愫曲賜憫憐
伏念臣頃以先師遽捐浮世莫救已亡之命徒懷罔極
之恩嗟日月之不居痛神魂之何在追念平生之出處
恐貽造物之譴誅雖占籍為羽流尚宅身為塵網粗植
膏腴之業妄為金穀之謀寄口腹於羶葷有傷物命留
情性於麪藥致喪天真不能辟穀於山林况復結廬於
田里稔茲禍釁天爾年齡焉非一念之知不墮三塗之

苦臣忝承道業夙荷慈恩無伸報謝之門薄示薦羞之
意虔遵科式爰奉醮章仰祈大道之慈悲曲宥幽魂之
罪戾借冷風而滌濯洒甘露以清涼聽大法而入宝珠
歌洞章而朝金闕雖形骸朽腐生前無羽化之功庶神
識逍遙死後遂仙遊之樂

代道士薦母

非天何戴久資覆育之恩無母烏生曷報劬勞之德仰
鑒蓋高之聽俯陳罔極之恩儻賜憫憐庶通悃愫伏念
臣頃緣母氏偶遇厄年百藥不靈莫救沉疴之虐九霄
雖遠不遠疾痛之呼輒懷請禱之私果獲更生之賜尚
擬親年之永稍稽心諾之償屢易寒暑兼懷喜懼日月

逝矣嗟桑陰之不留人壽幾何恨河清之難俟未遂蘋
繁之報俄興風樹之悲罪逆所延敷號何及爰自重泉
之隔遽驚百日之臨媿殘喘之尚存痛神魂之何在恭
命羽士虔修醮科用酌昔日之鴻恩載助茲晨之哀薦
異資道蔭薄報母慈仰祈上帝之哀矜曲宥幽魂之罪
戾渡仙橋而瞻玉像永脫九幽聽大法而入寶珠遐超
三界

代萬叔夏孫先覺二首

居高聽邇不遺疾痛之呼施厚報輕薄致苾芬之薦輒
殫哀悃仰叩大鈞庶憑三界之妙香上達九霄之雲路
竊念臣頃以糟糠之偶適罹拆副之火裂肺肝幾痛受

類蛇之禍誤形夢寐竟非熊虺之祥事不止於驚姜罪
深憂於訟牘賴噉號之有應信蒼昊之非遙遂於困踣
之餘輒沐保全之賜雖梵音數誦寃未息於三生而大
道垂休經靡勞於八說顧蒙恩之有日思報本之無門
恭致羽流虔修醮式奉蘋蘩之至潔獻螻蟻之微誠仰
祈上帝之是臨俯冀百神之咸集恩施幽隱敢期七祖
之飛昇福及賤微永庇百年之伉儷
大道難名孰識盈虛之有微臣有感默垂覆宥之仁輒
殫悃悞之私仰黷高明之聽伏念人生以得男為喜孝
子以無後為憂嗟吟族之不蕃痛私門之薄祐伯氏早
亡而竟無嗣續微臣不肖而獨守宗桃爰從合姓而來

深負傳家之念无已三弄孤絃一懸方居襁褓之中屢
致憂危之患曾伸懇禱由荷保全敢忘禳謝之修少答
生成之賜恭憑羽士式奉雜科用陳蝼蟻之誠肅奉蘋
蕡之薦先賴洪鈞之庇永延孺子之年頭角有成箕裘
不遂坐消餘業毋煩命百藥之名克嗣先盟尚冀有二
維之慶

代周元授

非蘋蕡蕝藻之至潔雖君子不能薦神儻齋戒沐浴之
或終而惡人而可祀帝遙望九霄之雲路恭焚三界之
妙香願伸憫恤之私仰報穹隆之德伏念臣某有生匪
宜為德最涼善不積以致殃動輒成於得咎世人欲殺

陰幸其灾造物見憐屢赦其罪頃緣闔族咸遇厄年屬
土木之頻興惧陰陽之有犯妄懷請禱果致蒙休逮蒲
柳之既衰竟門闌之多釁殘生薄祐存遭橫逆之憂孀
女來歸復染沉痾之虐幾縲絏之不克分溝壑之是填
訴哀痛於查微荷恩私於影響念呼天於前日教至于
三思反本於此時心宜克一恭延羽士虔奉醮章寓禮
意於庶羞達精誠於有昊百神咸集列宿來臨居高之
聽甚明臣既蒙恩於疇昔禍淫之理不昧臣當改過於
將來

代萬叔永

疾痛倦辱則呼天幸延殘喘齋戒沐浴以祀帝用酌大

拜辭恩悃幅之私仰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比緣暮景頻
遇厄年病侵犬馬之軀殃及箕箒之妾雖肘後之方屢
閱而竈中之藥不靈蒲柳非堅夏風霜之莫保糟糠至
賤俱滿望之是填窮故懷反本之心病斯有請禱之事
自伸丹悃果荷洪休命咸獲於更生喜旋臻於勿藥不
特脫負薪之慮又將舒就木之期願茲感戴之誠敢忘
苾芬之報恭臨仙宇光啓道場仰期上帝之是臨俯冀
百神之咸集俾萬靈之蒙福願七祖之超生赦臣無窮
之罪愆寬臣有限日月洪惟有昊碩常居高而聽之卑
庶使餘生尚可耕前而耘後

又代黃詞

肖茲形質既蒙持載之恩禱尔神祇又荷生全之賜敢
伸愚悃恭叩地靈伏念臣蒲柳之姿易凋棗榆之景多
患頃與糟糠之偶咸罹屯蹇之灾深疑獲戾於幽明將
恐併命於朝夕心妄懷於請禱躰咸脫於沉痾顧茲螻
蟻之誠敢忘豺獺之報墮耕而登黍稷澗采以奉蘋蘩
倘蒙后帝以見歆庶俾百神之不吐頭童齒豁尚貪頌
史之生山高水長難報博厚之德

代劉仁叟

痛則呼天意不忘於反本病斯請禱情蓋迫於為親輒
殫悃幅之私仰黷高明之聽切念臣某茲者伏緣父某
齒當遲暮躰卧沉疴屢費醫巫未去韓公之瘡徒勞祝

史莫禳齊景之疴職雖勤於問安効未收於嘗藥深懼
柔榆之暮遽凋蒲柳之姿靜念厥愆孰貽伊感豈私門
之多釁故陰譴之莫迹或因丘壠之營有疾陰陽之理
墮山谷而下傷地脉胃刑禁而上犯天星積邪氣以奸
和致衰年之在疚臣忝居子職忍視父憂退思請命於
百神孰若祈哀於上帝恭憑羽士虔醮設科少伸蝼蟻
之誠薄致蘋蘩之薦仰祈洪造默覆湛恩赦臣門已往
之愆賜臣父更生之命居高聽迹誠倘達於彼蒼禍散
殃消喜佇看於勿藥

疏文

雙蓮潭請水疏

平寇為虐千里起望雲之心精誠所加匹夫有動天之
道輒殫哀悃仰叩靈潭切以歲丁六甲之窮夏有四旬
之旱嘉穀垂成而一旦俱槁蒼生失望而寸心欲焦曩
憑三寶之威神遠詣雙蓮之靈宅求一勺於淵潭之內
謁百神於廟貌之間雖旬浹之已踰曾禱祈之莫應甘
雨彌閣亢陽益驕豈斯民積釁之所招抑上帝至誠而
難感人無為命惟填壑之是憂龍亦何心乃在淵而弗
救志未伸於一請理必至於再求伏願走雷霆於俄頃
之間興雲霧於呼吸之際亟下霈然之澤坐消太甚之
灾霖此槁苗尚有勃興之望救茲黔首免為轉死之徒
倘副微誠敢忘大賜

明慶教院請講疏

釋迦說法祇樹一朝地闢天開智者起教於台山乃千古風清月白自鶴林之宋滅登佛壠之淒涼孰知竟路之歸罔識真心之在有資上德為發微言共惟某人大講師脫迹儒門潛心釋典躬服名師之訓屢從哲匠之游大明止觀之淵源深悟法門之旨趣緇林駐錫聳頭角於東靈法座橫經振轂名於西掖久握元珠而自獎顛施甘露以旁霑况潛澗之道場實慧光之古刹念久虛於蓮席思大振於潮音光我家風還他作者翁尔群情咸快如披雲霧以觀天吡哉小子何知可咲虬蟉之撼樹因道心之無爭見慈德之有容幸副衆緣一佛事

惠政橋施水疏

人惟惠政之懷度橋者有如歸市道多暍死之患得水者勝如挾焚創隙地之數椽汲甘泉之萬斛有資好事共結善因分金溪不涸之流為樂邑無窮之施利霑居室奚煩鑿井而得泉澤及路人不必望梅而止渴

館頭甃官路疏

樂邑江山素號東南之勝館頭驛道實為來往之衝積水潦以傷隄致官私之病涉欲挾泥塗之辱輟與畚鍤之工有資橐金以伐山骨共植無窮之利寧計不賞之財將使湔不陷車遂無六十里之患庶幾岬弗為谷何止三千年之長

五三十一小小園覓花疏

伏以名利區區何足為樂園林小小聊以自娛彭澤之
徑方開草堂之巷殊少廣求異品遍扣名園輒効柳州
因談笑而為故事無忘宜子願封植以比甘棠

淵源堂上牌文

伏以黨有庠而家有塾幸逢教化之興伏其几而升其
堂敢負淵源之李况刻溪蘊秀之地有汝南家訓之存
誦誦子弟之趨庭疊疊父兄之樂教堂軒並建齋室宏
開集群彥以論文館同襟而恢義富而能教事實可書
遂廣采於篇章用一新其標榜伏願上牌以後益須富
學疇看輝燿敷謝客之風流倚蘭擢秀種實家之陰德

丹桂聯芳凡屬游從共增歡慶

祭文

祭孫子尚文昭

編開封人紹興乙丑

嗟嗟子尚君亡矣夫千里風傳真乎偽乎謂果然耶君
氣如長虹貌如明珠才如錦綉語如瓊瑤躰有四乳之
奇目無再閱之書意造物者不偶然而生之必將富貴
其形軀豈青春之方壯不露一命而云殂謂果不然耶
鄉人西還計音不虛謂君初諧和鳳之鳴日更悔朔之
餘死於鵬告賈生之月而地於勾踐之故都嗚呼悲乎
吾平生道義之故人果為異鄉之新鬼乎自聾訃兮十
日晝痛哭而夜歎歎豈無友朋知心已無白雪陽春歌

誰和子流水高山彈誰聽子君歸不留孰為我徒長記
與君從容聯席於金谿之日涕泣分袂於白沙之初付
悲歡聚散於一夢閱十年如過隙之駒我匏繫於蕭臺
君萍飄於太湖渺天涯與海角歎影隻而形孤前年仲
春書傳鯉魚謂將從伯氏於天台必命駕而尋吾念君
不負於一諾固嘗辨鷄黍而掃吾廬望車音兮杳杳鬱
吾懷兮不舒豈千里之期不可審而行止有非人所能
為者歟吾亦謂二人齒髮未衰而後會必有豈知一別
而死生殊途天乎痛哉天乎痛哉某罪逆殘生線經未
除不獲效巨卿之執紼訪元伯之輶車慶招提明君嘗
寓居意神魂之或在真一束之生芻

祭姑丈季公佐

嗚呼吾鄉老成日就凋零尚餘幾翁踈若晨星數點光
芒旋竟微滅天不憖遺公又奄忽耆年舊德孰在鄉評
紛紛後生無復典刑嗚呼哀哉仁者宜壽公壽未足六
十四而公在化為促善人有後公後必興佩詩服書蘭
玉滿庭人皆謂公德如燕實五桂未芳公弗及候我獨
謂公死目可瞑含咲九原少遲子榮人亦謂公死有遺
恨仲婦且歸公弗及見我謂不然仲子最賢必全孝道
以終三年嗚呼哀哉昔我先姑獲配君子云胡不淑杜
年而死我從稚髮出入公門誨我撫我如姑尚存公今
既亡我寧不涕前人風味傷我孰繼念公永歸無復還

期公神在天思莫見之公魄在精愛莫起之奠以永訣
疇堪此悲

族人祭十四伯母文

嗟吾宗之薄祐兮綿七葉而未昌保先業而不墜兮猶
不滿乎數房念伯父之在昔兮能勤儉以自將獲夫人
以內助兮措生涯於小康家克成而莫享兮痛嗣續之
早亡化門戶而為異姓兮咎徃慮之匪良鬼求食而卒
餒兮嘆後祀之淒涼幸孤女之僅存兮歸軀魄於故崗
羅棺前而設拜兮酸子姪之腑腸悼吾宗之不幸兮抱
無窮之痛傷

又代女壻

嗚呼生女不生男古人不幸而發此憂愁無聊之語也
何吾先丈人之積善有夫人為之配而亦罹此苦也先
王制禮大宗無後必繼之以小宗之子也何後世之甘
心滅絕而莫知乎此也幸千金之產而卑之異姓此猶
未足訛也忍使祖宗求食而餒同乎若教之鬼也夫人
腹生五女某幸娶其季也平昔登門曲荷恩私念畝報
之無地也矧使折其囊橐取其膏腴以為已利也今焉
曲盡送終之禮而不敢辭亦固其義也裨踴哭泣哀而
送之者乃二孤女與吾僚壻也靈輿前邁道路感傷不
見孝子慈孫為夫人二涕也

祭毛叔度主簿文

嗟嗟叔度誰謂子乎死也哀哀蒼天禍何至乎至也以
子之聰明俊邁軒昂磊落固宜致遠大而躋顯仕也豈
青春方盛一分官况遽為新鬼也昔顏回生不過時而
短命賈生處非其地而傷生王楊盧駱之徒器識不足
以遠到死固其理也子有回之善而時非東周有詛之
才而地非長沙有王楊盧駱之文而器識過之奈何年
亦不多乎顏賈而命僅同乎四子也而今而後吾知造
物者之無情有才者之無命富貴壽夭多不在此而在
彼也昔吾年未冠而子方志學黃卷同彼短檠共獎相
期以古人相待以國士也童子彫虫我拙子工子果凌
雲我終不能繼風騷之靡也事業鱗經我疎子明子果

得泉我終不能探謹嚴之旨也招仙賦詩瀑水聯句子
歌陽春我必和之以巴詞之鄙也我愚我褊動多忤物
子慧而寬容能我失我嘗自目曰狂而命子以達子不
以有餘者自多我常懷不及之媿也賢閔行藝蘭省殼
名子先着鞭我猶未能攀逸軌也邇年以來出處稍異
我困羸粮子棲枳棘偶家難之各丁幸殘生之未滅方
期握手以更弔誰謂訃音之驚耳也子有親喪在殯慈
母在堂兒幼而孤婦少而孀意子目不及瞑而啣恨無
已也歟子讀古人之書達死生之理窮達壽夭等一夢
耳假令彭聃其年伊呂其位大都不過數十寒暑亦無
此身矣子固宜安其不幸從先大夫於萬里也

又代周元授

嗚呼悲夫子胡為乎而止於斯也人孰不為子悲莫甚乎老人之私也我昔識子於年少期子之不凡知子之貴不疑也已有息女年猶未笄命執子之箕帚奉子沃盥之匱也子方蜚妙譽於賢閥馳大名於省闈人爭貪於擇鬻子不慕於牽絲也一諾千金斷然不移子之風誼非古人其誰為吾鄉不根賴子以光輝吾門薄祐賴子以扶持也婦翁女壻義同半子而我於子情實倍之去也歲仲春赴官丹丘吾嘗遣吾兒以隨也瓜期未半坐席未煖遽罹家艱而零丁以歸也人皆謂子年方少壯志方遠大佇俟祥琴千里奮飛也豈期一疾奄然長

逝而莫追也子病之革念欲見予而予不知也及扣門而子已絕心懷不見之恨涕有無從之揮也予髮種種予鬢星星死灰其心槁木其形今又失子生亦胡為也吾當忍死畢子後事勉吾女以共姜之節勿奪其志庶無恨於柏舟之詩也子之孤始三歲俟其免水火脫襁褓祿教之育之會有成人時也亦有天地鬼神臨在上質在旁吾言不欺也

祭潘先生文

統禱不餓儒冠誤身吁嗟先生乃爾遭迤何負於心何罪於人何命之不淑何天之不仁何才之豐而命之嗇何氣之壯而志之湮先生之文也浩乎如韓愈之無涯

先生之才也飄然如謫仙之不群弄翰染墨也李義山之險怪絺章繪句也庾開府之清新蕭瑟乎東野之寒宗莫乎原憲之貧鬱鬱乎鄭廣文之坎軻栖栖乎杜陵老之酸辛北窓萬言曾不直一椀之水豈非命壓人頭蓋不許其伸也耶二十餘年淹徊海濱孰孝道而不先生是師孰擇善而不先生是隣主盟吾鄉之絳帳作成吾黨之斯文紛紛後生頭角璘珣夫豈自賢非教曷因施厚報輕痛何可陳投老西行備嘗險勤小戰輒劔大期遽臻戲侮有擲楸之鬼除穰無鬱壘之神酒椀多握手之交蓋棺無慟哭之賓幸有嗣之可托賴葭莩之懿親某等樞衣家久辜恩家甚今日之奠已不及哀矣後

傷血淚之沾巾

祭陳景韶文

嗟嗟吾丈命止斯耶半世而亡云胡不嗟吾丈平生真可人也胡為天年不少相假昔在妙齡父兄早亡惇然一身遂克肯堂生涯既饒襟義彌篤指廩高風鄉人所服賓客過門歡咲迎逢賢如北海尊常不空酒椀流行詠諧談譁坐有車公人誰不樂晚年風度比迹東山自謂醉翁不在酒間賤子區區曾獻衷曲紙上遺言猶蒙記錄嗚呼哀哉皎皎雙珠俊秀有餘人謂君家三世詩書指人有日振耀門閭公胡不留以待安居嗚呼哀哉春秋方盛自知必死手書後事以貽厥子易箒之際了

然可喜古之達人未必如此賤子不肖辱知家深疇昔
登門曲荷開襟拜遠經年忽奉訃音臨棺大動涕泣能
祭

寒食祭始祖文

昔我始祖西來自杭避地擇所山林遯光今二百年子
孫寔昌善苟不積流何以長鬱葱佳城爰在此崗乃與
夫人高下異藏祔塋纍纍喬木蒼蒼寒食拜掃禮修故
常料合宗族共酌一觴

祭始祖母文

昔我始祖來居左原夫人相之以有子孫歷載二百墳
墓尚存中間偶遺幾忘大恩訪而得之了非妄言乃與

始祖高下異墳茲遇寒食坡荒薦繁庶使百世不忘本根
祭孟丙文

嗟嗟孟丙吾幼兒也七歲而亡吁可悲也汝生而眉目
分明神氣清秀骨有伏犀之奇也声音琅琅語諾了了
而世事稍稍能知也吾與朋友講習二兄侍立而汝必
隨也吾徒數十人汝類能識其姓第名字退而品藻之
於其私也吾謂汝早慧如許他日必未易量豈意止於
斯也吾之所欣恨者翫汝之病救汝之遲也初亦謂汝
起止輕健豈數日之間遽至弗支也生於村落所恨苦
者無妙藥良醫也致汝無辜由我之罪茹苦抱痛無窮
時也當汝之死家禍方稔而仲兄之勢尤危也吾方愴

惶驚怖不得盡下殤之禮以塋汝遠墳三匝以苦汝情
雖鍾而息已虧也汝今死已百日矣汝母方獲視汝之
墳而吾方獲祭汝以詞也汝昔在襁褓婆鍾愛汝今禘
塋于側魂魄必有依也汝父母親戚朝夕哭泣以思汝
夜常夢寐以見汝冀汝有再生之期也天地鬼神黨憫
汝之橫夭釋我之罪愆使汝復為吾子以慰莫景之思
也汝或黃緣未斷魂識有知當隨父母以歸也

祭支夫人文

某稔聞夫人有勤儉起家之德享富壽康寧之福昔嘗
過其門間恨無登堂之階邇來黃緣多幸獲預葭葦之
末始登門於去年之春然是時夫人之次孫寢疾已革

不敢伸候見之禮逮去年之夏來哭夫人之孫之喪始
獲見於稠人之中然時方哀痛雖欲奉觴而不可得姑
少遲之以俟他日今乃遽聞夫人之凶訃匍匐而來而
夫人已蓋棺矣某以通家之故期歲之間足三及門一
以問疾二以弔喪竟不獲少伸為壽之願乃以一觴而
奠訣人世如此吁可歎哉

代祭宋孝才文二首

念吾鄉之耆舊所餘統二三人嗟浮世之年齡自古稀
七十者况善人相繼而淪沒俾後生亡得以依歸盡尔
傷心潸然出涕惟公蓋傾士論德冠鄉評妙齡接步於
青衿白首游心於黃卷道千金之產治生不羨於陶朱

戲五綵之衣色養未多於萊子優游窓几組繪篇章有
負外之遺風恨錦袍之不奪繼廣平之餘韻賦梅花而
其工讀方外書有文選學唯以一經而教子不取五斗
以折腰尚期羔鴈之招幾在乘榆之晚豈意海漚之遷
滅堪嘆朝露之易晞過眼百年轉頭一夢某居聯乘梓
世續葭莩從蘭玉之游曾快雲天之覩家聲不振媿
同北阮之貧人品甚微謬辱東牀之選拜門蘭之未幾
俄簪履之遽遠徒然肝膽之摧莫遂丘山之報撫棺有
覩掩袂何追聊伸半子之息薄致一觴之奠
嗚呼人生百年考長短幾何吾卿故老兮零落無多月
落天池兮夢斷南柯丈人一往兮迅若飛梭明朝理玉

兮湖山之阿月魄冰魂兮誰共吟哦輻車扁道兮薤露
興歌臨棺奠別兮涕泗滂沱

代諸生祭周仲翔母文

嗚呼孟母不生三遷教隳婦人義方麟踈鳳希伊昔
南家聲尚微刀筆是傳詩書罔知夫人登堂者歎歎
曰我有子非儒曷歸仲子妙齡秀目疎眉喜謂良人
迺佳兒罄我橐金給爾師資手調熊膽志在荷衣綬
明珠長浪益奇業勤藝苑心探聖涯高視雲霄平步可
期前日賢闈小敵偶遺千里言旋慈顏不怡謂胡弗
再戰秋闈去雖倚門婦歆斷機賢哉夫人前烈可羨
志未酬浮生遽遠蓋棺不瞑有識興悲嗚呼哀哉其

忝交蘭玉屢拜賓墀賢非房杜濫對酒卮尚期他日一
鴉高蜚鯨吸賀樽歡動庭闈孰謂一朝人事成非隻
斗酒泣奠靈帷嗚呼哀哉男子剛腸不妄涕洟今日
然為賢母揮

代諸生祭陳元佐父文

嗚呼十載之前吾邑父兄汨于流俗聞見弗明詔愛子
弟惟利是營惟刀筆是傳惟儒冠是憎雖有良能莫克
自興孰先義方孰始過庭樂善惟公教子以經矯矯
督早蜚俊聲茲千里西征惟公命是承豈私是名寔誰
親是榮凱奏未旋禍變忽嬰忍哉蒼天慘莫之勝所
者不啻天地之重所圖者僅比毫髮之輕是詩書教子

反貽公之恨而桑弧蓬矢之志足以明孝子之痛懲嗚
呼哀哉某等辱蘭王之與游獲誨言之婁聽痛斯辰之
蓋棺想銜恨而弗瞑奠一觴而未訣故血淚其如傾

代祭李夫人

近世以來人益天促吾鄉數月頻着弔服老而逝者壽
罕及於稀羊少者胡為名亦書於鬼錄惟今日之弔夫
人乃堯舜盛時之哭蓋夫人之壽幾九齡有內外重孫
之滿目且富而康庶幾五福此固吾鄉近世之所無而
夫人之所獨某母黨之親也惟夫人之最尊而某之不
肖也又聯姻於華族施及兒輩葭莩相續三世婚姻息
重義復異慈顏之長在庶壽觴之頻屬胡今日之登堂

奠生芻之一束如夫人之一死兮碩無可憾而親戚之心雖晡彭猶未足

代諸生祭周仲翔父文

嗚呼人孰無生生而不淑有媿於生亦孰不死死非正命有媿於死惟靈生為善人死於牖下是生死之間兩無所媿也然靈脫然於習俗之中慨然破黃金之籬諄諄然有意於教子也矯矯令嗣天姿秀偉力學而工文自修而近厚亦一鄉之善士也柰何鼓篋賢闕較藝秋闈未遂厥志而靈不能忍死數年以待三釜之養此其等所以為靈興恨於此也

代人祭族弟文

嗟吾宗之薄祐兮如吾弟其無多方妙齡兮確有志乎琢磨將興家以詩書兮變習俗而立制苟歲月之少假兮持此心而匪他庶頭角之成就兮奚蒼穹之足摩云乎命之不淑兮遽不起乎沉疴凋朱顏於鼎盛兮既綠葉於度柯鶻好夢於頃臯兮委青春於逝波嗚呼雙親在堂兮鬢髮皓孤兒孀婦兮柰若何凜霜風於玄朔兮埋爾骨於山阿酌一觴而求訣兮覺老淚之滂沱

代祭萬夫人文

嗚呼婦人五福世罕有也天畀夫人獨何厚也東平先生以絃誦先吾鄉以節行高一時賢士大夫爭求見之而夫之實為其婦也扶風府君溫厚儒雅至今鄉里

為長者而夫人實為其偶也蚌腹生珠藍田出玉一四
四味如唐之穆夫人有子實昌厥後也禁齋奇才東誅
佳士喜入門則如唐之李夫人有女實獲麟文也履柔
順於一身連孝慈於六親夫人之德固無咎也爾聞冠
字卿聞齒髮連乎稀年夫人富壽固兼受也湖山之南
佳城壽慈夫人之藏當不朽也某忝葭莩之末欽聞懿
德亦云久也今夕何夕奉茲窆筵登堂灑涕酌斯酒也

代祭何升老文

惟公名久聯於仕籍出處可書行素著於鄉評始終無
玷門闈鼎盛蘭玉薰榮方期壽杖之迎遽棄板輿之養
不遺一老莫贖百身某早緣桑梓之私重結葭莩之好

徒深感德未遂承顏况遼阻於江山每濶踈於音問忽
聞凶訃俄喪吉人已嗟七日之非薄致一觴之奠慈容
莫覩老淚徒揮

代祭宋元明文

嗟嗟元明君死已乎然歟否也謂果然耶君風貌堂堂
世事了了以幹蠱克家而門庭昌阜何天與之才智而
齋其年壽也謂不然也吾入君之門胡不見其歡然而
迎登君之堂胡不聞其夫語之聲七尺之軀乃魄然而
在柩也嗚呼君果死矣吾鄉黨親戚中堂堂了了如君
者不多有也君之父乃吾之舅吾之母乃君之姑而吾
同氣之姊妹又為君之偶也吾與君再世通家游從最

久情好綢繆尚相期以白首也君強健如許而溘先朝
露况吾蒲柳之姿又安能保其悠久也吾來撫君之棺
弔君之母與吾之妹哀君之諸孤涕無從而奠以一卮
之酒也

代祭萬叔求文

嗟我公德尊一鄉宗族協和門闈阜康六子趨庭一
桂先芳豈唯一門鄉閭之光賀客在廬弔客倚墻哀哉
吉人命胡不長家君與公情好相忘婚姻世修如謝與
王一二年来游宦遠方恨不親臨元伯之喪家書有命
遣耐一觴

代祭余夫人文

惟靈節著孀居興共姜守義之誓志在宗祀有叔姬婦
國之風生涯獨盛於慶門智巧反踰於男子恩尤深於
婢獲庇潛及於孤遺於家曰能在婦為哲早歲克勤於
負子莫年方慶於抱孫孰知驚悸之間遂致沉疴之甚
一疾不救六旬遽終某等忝通孔李之家兼脩魯衛之
好雅欽婦德夙荷春私華屋重来未改堂萱之綠玉容
不見但聞風樹之悲觴豆薄陳涕泗交隕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則祥之矣予故以物理辨之二十五夜會趣堂書

四友錄

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予文會梅溪有友四人焉皆佳士也然各有少疵羅文性堅剛而貪墨毛穎工文詞動如人意而不耐久楮先生為人潔白而輕薄子墨客鄉有漸磨之功而好變白為黑也四友與予文會久矣予常取其能而不議其疵數年間客上庠陪俊游果賴四友之力然予老矣四友方進未休他日竹帛間慎毋相忘子當掩子疵如予今日之不廢子也庚午六月丙寅書

讀婁師德傳

婁師德教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予嘗詠史作師德詩云忤意由来勿校難誰能唾面自令乾直須事過心平後方服婁公度量寬予性褊急常欲書婁公傳于座右効古人佩帶之戒偶閱書遂錄其事昆弟朋友間有坐予失者宜書紳焉則事雖大於唾面心自然清凉矣

題卓

吾貧好作文苦於無書可閱好寫字苦於無紙可書遂於貧中撰出一術以卓為紙以肺腑為書淨几無塵日書數百字吾之無尺藏紙也心之精微日出數百言吾之無盡藏書也從予游者有童子數人勞之以研墨之職授之以所書之言日從吾為無盡藏將也願謂童子

曰吾老矣無及者有時無盡汝能記吾言使不如九上
字而滅沒否乎童子曰唯庚午季夏二十八日書

論文說

有客與王子論文謂王子曰子以今文况昔文亦加進
否乎子應之曰新文之進子則不知也但每閱舊文背
必汗焉耳客曰見舊文而汗背進莫驗於斯也使天假
子之言將不一進而已他日見今之文汗又決背矣子
不見君家名勃者乎滕王閣序最膾炙人口落霞與孤
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當時以為神殊不知此
乃少年籠豪之氣俳優之雄者以勃之天資英秀不便
早死其文之進殆未可量他日見所謂神句者寧不一

背耶韓退之文章之古者後世莫德而疵之然感二鳥
賦乃少年所作學識未逮故有二鳥不如之歎李漢序
其文為篇什之首非深知退之者也予善其說遂退而
記之

讀蘇文

唐宋文章未可優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使四子並駕
而爭馳未知孰後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
不學文則已學文而不韓柳歐蘇是觀誦讀雖博著述
雖多未有不陋者也

韓歐之文粹然一出於正柳與蘇好奇而失之駁至論
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韓公歆推遜子厚歐陽子欲避



原件短缺

4-5

路放子瞻出一頭地也紹興庚午七月上將日讀東坡
大全集於會趣堂因題于早

雜說

為善易能不言難過人所不免文之則小人也

孟子言仁者如射以其發而不中不怨勝已也孔子曰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射有勝負爭之端也君子獨能
以揖遜終之遂至於無爭宜然而不怨當爭而不爭此
孟子謂之仁而孔子謂之君子也彼有無爭而爭自起
無然而怨自生真小人之不仁者哉

名之所在人所必爭而同忌也能避人之所爭樂人之
所同忌斯可謂之君子掩惡揚善朋友之道語曰尺有

名

名與謗常相隨因名獲謗因謗獲名雖韓退之猶是也
原毀曰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非因名獲謗歟進學
解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非因謗獲名歟有名而有謗
不若無謗而無名古之哲士必避名非避名也乃避謗
也

君子小人不難見即其報施之間而觀之則肺腑之態
洞然不可逃矣陳平受賞則不忘魏無知白敏中得志
而擠李德裕君子小人之用心其厚薄如此

賈誼過秦論班固公孫洪贊韓退之進學解真文中之
傑也予少時誦之至熟今為昏忘所奪心能記之口不

能道聰明不及於前時宜古人之興歎也賈誼賦過如楊子雲不知也柳子厚平淮西雅過韓退之子厚自能知之子厚之文溫雅過班固退之之文雄健過司馬子長歐陽公得退之之純粹而乏子厚之奇東坡馳騁過諸公簡嚴不及也

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於韓法奇於柳法純粹於歐陽法汗漫於東坡餘文可以博觀而無事乎取法也

讀進學解

韓退之進學解蓋楊子雲解嘲班孟堅賓戲之流也然文詞雄偉過班揚遠矣予無退之之文章學識而一二事與之合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與冬暖而兒號

寒年豐而妻啼飢是也自志學之始喜誦是文太山北斗仰亦勞矣二十年間跋前疋後無其職而有其窮每欲效顰作文以送之又無怪怪奇奇之筆也紹興庚午七月二十二日書

三不能戒

不善文者宜秘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予不善文而不能秘不善書而不能楷不善言而不能省此其所以獲誚之多者歟今焉知過而能通戒之矣然有時乎不能秘不能楷不能省者文能秘於憲几著述之私而不能秘於場屋進取之公書能楷於優游學習之時而不能楷於匆匆應答之頃言能省於心平無事之日

而不能省於氣形肝鬲之際烏能使文無媿於不秘書
無媿於不楷言無媿於不省

書歐陽公贈王介甫詩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
後來誰與子爭先此歐公贈介甫詩也介甫不肯為退
之故答歐公詩云他日瞻曾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由今日觀之介甫之所成就與退之孰優孰劣必有能
辨之者予謂歐公此詩可移贈東坡贈者不失言當者
無媿色

大舜善與人同說

大舜善與人同非與人同為善也蓋能與人同而不立

異耳古之獨行之士皆好立異而不與人同如申徒狄
之介於陵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屈原之清皆能為人所
不能為然非可傳可繼之法君子不取焉波以立異為
有過於人而不知適所以自小也舜取諸人以為善盡
事親之理以為孝由孝悌之道以為仁義是皆人之所
可為者舜亦從而為之人之所不可為者舜亦不為之矣
此所謂善與人同然舜善與人同而眾人卒不能自同
乎舜者何耶舜其即同乎人者而行之不息此所以為
大聖人眾人一作焉一息焉甚者一暴而十寒焉初與
舜同而卒與舜異非舜之不同乎人人自不同之耳子
貢贖人而不受金是子貢之不與人同也魯人獵較孔

子亦獵較是孔子善與人同也賢人好與人異而聖人常與人同舜孔子為大聖人者非由乎異而大者同焉而已矣故曰大舜有大焉又曰大哉孔子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善者能也語意正相類

論語三說

孔門弟子有顏回者聖人許之以仁者也有有若者其見道似聖人者也有曾參者悟聖人一貫之道者也於是作三月不違仁說以賢顏子作有若似聖人說以辨其似聖人者非貌作以貫之說以辨其所以告門人之意

智性仁其次修仁其次假仁性之者無心於為仁而所為無非仁者得之於不思不勉之間而從容於顛沛造次之際猶水之不噀而自寒火之不呵而自熱也寒也熱也仁也非水火與聖人之性也哉噀而寒呵而熱修而仁則出乎人者矣惟賢者能修之於終身之久其至也與性之者同衆人假之於日月之暫及其久也則真偽之情見矣顏回雖孔門之高弟然於仁也非性之者也克己復禮而為之也孔門弟子孰不欲為仁也哉然假之於日月之暫而不能好之於終身之久聖人觀人亦必久而試之使偽為者不能欺於倉卒不備慮之間而真修者亦足以發明於倉卒不備慮之際三月久

矣天時變矣而回心不違是終不變矣嗚呼回三月之仁是近而一日之仁也遠而終身之仁也回豈偽為而暫假者哉豈噓呵於頃刻之間也哉說者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賢於日月至焉者耳未能以之終身也作三月不違仁說以辨顏子

論語何以子有子耶柳宗元固辨之矣雖然未知有子也孟子稱孔子既沒弟子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歎以事孔子事之所謂似聖人者蓋必有子之學識於群弟子中有一日之長其見道有似吾夫子焉如孟施舍似曾子比宮黜似子夏之似也世儒以謂貌似孔子其說陋矣且有子之似夫子而曾子有不逮焉者曾

子嘗以喪歎速貧死歎速朽為夫子之言而有子不然之曾子質諸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子游之徒知有子似夫子素矣所謂似者必有如辨曾子之言之類豈以貌似之故虛歎師事之耶雖然直似之耳歎以事孔子事之則不可故曾子不許之而有子未嘗居師之位也說者謂不能答弟子之問遂見叱而退蓋好事者為之辭以誣有子耳然世皆之顏子之後有曾子而不知有子者亦回參之亞匹也序論語者知之故首記夫子之言次記有子之言又次記曾子之言未必言之次第如是也其必寓拍尊之意焉以謂夫子既沒之後其道可尊其人可子其言可法者莫先乎有子

曾子也或曰子以有子為田參亞匹夫子曷不以好學稱之如稱顏子又曷不以一貫之說告之如告曾子且不與四科之列何耶曰夫子何特不稱有子亦曷嘗有一言以稱曾子也何特不以一貫告有子亦曷嘗以是告顏子也稱之告之當特有未必盡記後世有未必盡知者焉有子曾子在孔門年皆最少其不預四科之列者未必從夫子於陳蔡故也曾子之後有孟子故曾子之道益尊有子之後無門人故有子之道不顯然孟子嘗稱其智足以知聖人又記其似聖人與群弟子欲以孔子之事事之于游稱之於戴經弟子尊之於論語亦足以發明有子之謂人矣而學者未之知也作有若似

聖人之說以辨有子闕

書富家翁逸事後

萬序明之手錄雜文一卷其首篇乃馮當可所記富家翁逸事也富家翁凡甲者未必知書觀其處昆弟之間雖知書者所不能為進之孔門其閔子之徒歟馮記其事而逸其姓第曰兄甲而已他日史官作宋孝友傳書其事而闕其人當與齊魯大儒同發揚子雲之歎也予忝知書且為人兄有媿於不知書之甲多矣然心實慕之願學焉吾家他日或無乙之婦庶幾遂其所慕之心未可知也顧謂萬子曰汝東平先生嫡長孫且其家世業儒非富家翁比豈不能為甲所為耶子為人子弟固

非以是責子也然既錄其事必有意於為甲者甲不難學少損好利之習則人皆甲矣予之書是命表弟余壁全之研墨因以其事語之二子從予游皆妙齡而秀者其家皆知書過於富家翁者予故以是勉之紹興庚子季夏二十五日不孝子王某書

記蛙

予有鞋布體而麻質其弊甚十趾不能以自蔽有蛙乘罅而入蟄于鞋頰間予不知也會昏暮如廁而蛙忍鳴俯而視地無所見既行而又鳴予始疑之既就几席而坐足每動則閣閣然有聲以指摸之有蠢而動者予愕然未能物色其類呼童子燈之脫鞋而微露一爪乃蛙

也命童子出之躍而去東郭先生衣弊履穿貧甚矣然未聞有蛙乘罅而蟄者以是知予之貧又過東郭一等然鞋非可蟄之所蛙託身誤矣使其不能自鳴幾死于足間予去歲嘗和韓退之荅柳柳州食蝦蟇詩以戒同舍果能止殺是蛙也豈以予不殘其類攻奮身而來託將以脫虫地吞噉之禍於一時耶予亦幸而不踐之不然幾乎避禍而得禍也感而至蟄而免自鳴以求全蛙亦有知矣勿以其蠢焉而愚之人能持無害人之心而物以其類至能持無害人之心人其有不至者耶時紹興庚午孟秋七月十四夜書

記人說前生事

予少時有鄉僧每見予必謂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予不曉所謂既而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闍梨字伯威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荆間為士俗所推重汝父母嘗以無子為憂禱求甚力至正和壬辰之正月吾師卒汝祖一夕夢吾師至其家手集衆花結成一大毬字汝祖而遺之曰孝祖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吾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况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且符所夢又謂吾師死之月而汝受胎也故云予幼從學鹿巖人有指予眉垂目藏而斬之者表文賈元達曰此子眉目類吾伯嚴闍梨他日能文未可知也然嚴闍梨智慧名德卓卓如許縱未脫輪回當復生人間世為大善知識胡為於滅度之後鍾成迂愚魯鈍之性現此窮薄困苦相耶予嘗馮字作文詒寶印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尔不同耶嚴闍梨尤工筆札予最不善書故也紹興庚午七月二十日因作文寫字兩俱不佳媿而曰嚴闍梨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今生食肉何許愚也用記之

蘇東坡先生文集卷第十

兩財不封豕而曰雞豚... 予最不善書... 此吾朝也... 前因善... 善吟... 皆... 子...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行狀

東平萬府君行狀

君諱世延字叔永世為溫之樂清人曾大父惟監大父周父鴻皆晦德不仕君幼警悟敏記誦初屬文思捷而佳為師友所奇年十四而孤奉母謹甚處家事若成人舍法中游郡庠業修行飭蔚為善士宣和間邑大夫與鄉校以鄉先生鄭君邦彥主之鄭學術淵粹為時名儒從之游者以百數君一日謂同志會其課諸生戲即其題涉筆而就鄭見之撫几歎曰之人詞藻如是一第垂手取尔然君以兄弟終解志顯甘旨訖不事進取抱才

不試鄉人惜之性寬博與物無忤尤善宗族每先其急
難遇長幼慈愛均壹無纖芥嫌隙族衆多間有違言若
周旋其間開釋以理衆皆媿服協比如初由是闔族內
外咸欽而愛之稱為長者善治生蓄而能散親故有不
振者每網紀其家其弟子有美質困不能自業給飲食
師資費以教之處女貧無以歸躬為釋配奩而遣者凡
數人居之左右細民寔族資衣食埋塋者數十家緇素
叩門隨所謁而獲者巨計歲凶廩飢每為富室倡救具
以館賓席無虛日也篤於教子嘗葺屋數楹諸書其間
厚禮以致名師訓督點竄之勞率分其半長子庚最美
才始冠游太學君勉之以詩曰莫放山鵲實終教井及

泉庚益自勵果優中攷選連預薦書屢為多士先聲與
籍籍用上舍免省登進士科次子庠亦以妙齡預鄉貢
萬氏以絃誦先里開歷四世儒冠益盛業賢關舉進士
者數人登科第自庚始樂清自舍法罷閑二十年無舉
於鄉者里巷靳之邑人復取鄉貢自庠始先是監察御
史睢陽李君藹苞 駕南巡聞君有鄉譽訪其居名其
軒曰必大且賦詩極言之至是二子俱有成人以為榮
咸謂君種德樂教之報且嘉李之先知君夙有喘疾晚
歲彌劇瀕死語不亂巍坐正色而卒實紹興甲戌十月
二十有三日也年五十有八鄉里聞訃無不傷嗟初娶
孫氏先君二十四年而卒繼室以趙氏子六人庚左迪

功郎處州縉雲尉次曰庠曰虞曰廓曰庶曰唐孫男三
女二庚與庠既以儒學名家餘皆服義方其進未量鄉
人以君有陰德且多男子比之燕山竇氏恨其不足於
壽不獲盡見云君仁而好施志於濟衆者未艾也嘗割
膏腴三十畝諸其入以濟親戚之貧者死之歲語諸子
曰吾為是恨未廣自是而後宜資其人歲一易之庶幾
悉周且枚舉其所當與者家之西距大江實為要津勢
湍而惡涉者病之君叔祖東平先生始傾家資跨江為
橋濟人於險垂六十年往來蒙其利俄一夕燼于火東
平子主簿君欲新之未遂而卒君毅然以橋為任然事
艱役鉅既捐已資以半其費又經營其餘於鄉黨間以

佐之橋成有日矣而君卧病彌歲屬續語不及他顧謂
諸子吾以橋累若等矣諸子涕泣請繼志領而瞑君雖
早厭場屋未嘗廢書每開卷意有所會必標識以謹不
忘所為詩文雖不多皆平淡造理峻潔可愛尤屬意於
簡翰雖貽子弟不率然作也卒之又明年諸孤卜以春
正月十有九日塋于岐山之陰泣血相謂曰吾父以善
人君子稱于鄉其潛德有足書者將乞銘于薦紳先生
以永厥垂宜得之其詳者狀而授之庶乎其不誣以屬
某之萬出也每登門辱顧為厚且與庚同舍上庠又獲
與諸子游蓋知其詳而不誣者雖蕪陋其何敢辭謹狀

張府君行狀

君諱端弼字廷直姓張氏溫之樂清人曾祖迪祖攷父
瑀世蓄潛德不慕祿仕君資俊邁好學問慷慨喜議論
敦尚氣節偉然男子也舍法行肄業泮宮月書歲攷累
成優校以行藝職學事領袖諸生時有聲侵尋於仕
筮矣會更科學子解散君歎曰仕與養不能兩全浩然
懷歸奉偏親以孝聞初先業夫廣重以兵火業寔微君
通材經畫有條未幾生事大振富甲鄉邑然雅重義槩
耻為俗子富務周族宗族親舊有以窘告濟之無難色
邑學再建興出財力君多仍率先割膏腴以養士每歲
之春發廩以賑窮民貧賤踰年不取其息有負責者多
折券不復問性樂善里人有登第者喜如已得閔其貧

每資給之雖萬金不吝也好賓客坐席常滿極飲不倦
杯行健語笑年雖及而銳氣不衰所居地為邑之屬鎮
間有不逞曹聚謹譟君凡諭以理有不肅者張目掀髯
厲声叱之咸服栗畏避威不以勢人尤難之喜教子姪
命師友必以賢荅以殊禮闢廬舍規模宏壯或謂君有
令名何宅之美曰吾非以自奉也為他日子孫容車馬
會食客之地爾其心期如此養高閣閑足不及州縣未
嘗以姓名干典謁汙訟牒士論黷之聞有巧造請捷犇
走無日不數於公門者心鄙薄之常舉為後生戒晚景
益曠達不以財利經心見為善者喜見頽問譽而勉之
以親志好佛二弟俱從空門學為飯萬僧開義井以侑

善云疇昔少有疾預知死期一夕牡丹冬開人以為祥君謂花非其時對之悵然賦詩見意既而感疾朋舊問之談笑如平時俄盥手正衣冠偃卧而逝實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子二人德挺皆業儒女三人長歸進士宋翰餘未嫁君挾所負氣蓋一時倪首田園非其志也每觸事感槩興懷學有經術尤邃於易少以事進取既蓄而不施行所學於家處利害得喪之際裕如也識者謂其詣幾深之理好商榷文史工詩童語逸意新有作者風君於鄉黨為前輩其初稔其名未之識也一日過柳川遇馬不以後進見鄙欣然命舟同泛而歸既登堂獲奉文字飲於顧遇不薄矣君沒

之明年諸孤下以十二月十一日塋于里之桂峯祖塋之側長子撫以書來告曰子於吾先君有一日之雅宜狀其行吾將乞銘於立言君子以歲諸幽以垂諸不朽其謝非人至于三不獲命遂采諸鄉評編而次之謹狀

賈府君行狀

公諱如訥字元辯其先福州長溪人五世祖徙溫之樂清曹祖皓祖靖父輿皆有潛德不仕公溫雅愷悌持重寡言為兒時疑若成人十二歲而孤事後母至孝撫育弟姊恩意均壹母病涕泣嘗藥及卒執喪如禮伯母錢性嚴子姪有過必痛繩之公善承順未嘗忤意在諸子中最以謹厚稱初伯父奕以絃誦先里閭從兄弟愚如

晦俱美才有声庠序間公尤嗜學每謂弟如石如規曰
吾二兄才名如許若等可不自勉耶以身率之故二弟
皆力學能自立如規既冠學益進公勉其游太學且躬
任其家事厚資給之務成其志及舉進士捷音至時兄
如晦同戰藝公意其俱中喜甚既而聞其不利鬱鬱不
樂賀者方集公卻之曰吾兄親老方籍此以尉其意今
見黜何賀我為人服其不私如規今尉建昌軍廣昌縣
以德譽取重縉紳公之教也公善治家井井有法不務
兼并而生產日肥性仁慈尤睦宗族見貧者心憫之常
發廩以濟每言彼吾宗也吾忍獨溫飽也有尤窘者四
族人以膏腴三十畝賑之仍給穀暨牛資其播殖又

百畝飯僧徒之往來者及分惠里人之窶者凡割田二
頃餘而金穀之惠巨計謁丐踵門必周卹之至解衣以
贈其敦宗好施蓋天性也鄉人燕其宗耻以貧賤者與
公曰是豈兩姓耶每家宴合踈近長幼貧富均禮舅氏
家不振悉力贍之歲時登其門省事如父母去必感泣
舅卒厚禮以塋公素友愛兄弟異居非其志當析財命
宗人區處未嘗顧視務推遜以化媮俗季感其德復義
聚至今樂教子弟屢延致名儒厚其禮終始周旋之喜
賓客館無虛日雅不好飲遇賓醉則為之極歡敦尚禮
法遇人無厚薄必盡恭泛愛鄉黨至所交必擇長者慕
嗜欲不好殺喜與釋子游談無生之理務忘身世不幸

嬰痼疾仁而不壽享年纔四十有二以建炎三年五月九日卒遺言有私負者悉棄之遠近聞訃無不涕泣要同邑陳氏處士景芳之女姿婉淑奉姑以孝謹稱始奩具頗厚公喜周急而夫人不吝故公得以私田活其宗數百指陰德在人為多蓋夫人之助云後公六年而卒年四十有九男一人曰循以業進士克守家訓與季父同居幾三十年服勞不憚鄉里難之女一人歸表姪王某孫二人公與夫人喪久在殯弟縣尉君嘗言吾兄嫂事吾母盡孝吾當擇地改塋吾母以兄嫂附焉屢以卜後得邑之左原其崗維吉躬治墳塋以奉窆夕紹興癸酉秋循似泣謂某曰吾將以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合塋

吾父母欲丐銘大手筆以發其幽光子盍狀之某不佞獲以通家子自幼登公門荷知遇不淺及公歿又辱為子壻知隱德為詳嘗訪遺事於故老咸曰公仁者也今無是人矣某遂撰次所聞俟賢而有文者書之謹狀

周府君行狀

公諱瑜字公寶先世姑蘇人也高祖避五代亂徙居于剡曾祖荀祖惟父過皆不仕公為人純厚質直介然能自立以孝友聞于鄉治家有法遇長幼以禮閨門之內肅如也宣和中魔寇犯邑人倉遽奔匿公獨擁親柩數號声徹閭里冒兵刃扶護以畢窆窆朝夕悲涕不忍去墓側兇徒相戒曰無驚周孝子賊平卒無恙公喜儒學

嘗闢家塾數十楹延四方名士以淑諸孫又製夫子登
十哲坐象畫七十二子於一堂俾崇奉之大書其側曰
爾其親師友之淵源就功名之烜赫決日必設具以集
之親究其能否有勵業者喜見顏間面加獎諭冀其成
就稍怠惰則諄諄戒勸俾之自勉由是咸自力于學紹
興庚申秋孫汝士預薦書乙丑歲世修肄籍大學丁卯
秋汝士汝能世則聯名鄉薦明年汝士登進士弟鄉人
榮之公喜周急視飢渴者如已每盛夏分命皂隸當徃
來之衝烹泉以救暍窮冬集境內飢民施以金穀遇歲
歉發廩賑貸命諸子悉寬逋負刻之南有鉅溪實為要
津行者病涉公首創浮梁以濟其子繼之至今蒙其利

初先君嗜佛公嗣志弥篤凌晨焚香端坐披閱藏經歷
四十寒暑手錄因緣幾百卷每以所得語諸子借示勸
戒刻有名刹遭兵寇燔毀無餘公割已貲一新其棟宇
時私第猶未築家人以為言公曰茲邑人植福之所渠
可後耶僧徒德之祠公于佛舍旁欽事以報公又闢別
館飯貧士及緇黃之流滋久不厭其樂善好施出於至
誠初不求人知而稱道者不容口其見重於人如此公
狀貌魁偉見者以為異人自中年鰥居不再娶弄嗜慾
務養精神平生未嘗服藥既老顏如嬰兒視聽不衰好
事者爭欲求見以叩養生之術晚苦足疾諸子和藥以
進公卻之曰死生命也何以藥為兒女涕泣以請怒然

弗顧會孫壻高世綱以赴調告遠公曰吾某月日行矣
至期沐浴易衣而坐神色如平時謂諸子曰吾即行若
輩宜自勉言畢奄然而逝實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十
有六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公薄於世利初以勤儉自守
不廣資產自諸子既壯悉以家事付之積數年富甲一
邑公視之恬然不以經意晚景門闌益盛身壽康寧每
歲旦暨誕辰讌坐高堂子孫誦誦環列戲綵甥壻無慮
數十人爭先為壽刻中以周氏為慶門言五福者以公
為備公娶里人孫氏先公三十二年卒男三人長仁承
節郎次侁承信郎婺州永康縣監酒稅後公一年卒季
億先公七年卒女四人長適同邑吳宗次適劉陞次適

房先厚次適過諤其夫皆早死諸女孀居終不改志男
孫九人世光汝賢汝士左從政郎汝弼早卒世修汝能
世則汝礪世南皆業儒女孫六人長適同邑進士盛卞
次適泰州助教過煖次適成忠郎通州支鹽高世綱次
適進士商汝霖次適右廸功郎徐與夔次適右修職郎
潭州醴陵縣尉姚寔曾男孫十有二人曰之元之純之
文之綱之彥之茂之竒之翰之才之望之邵之美曾女
孫十有二人長適進士史之才次適左廸功郎明州慈
溪縣主簿陳嘉善餘尚幼某無似獲與公之孫世修同
舍上庠道出剡溪嘗登公堂獲承謦欬之餘他日再至
而公逝矣癸酉秋公長子仁移書謂某曰吾將以十二

月十八日葬吾父于邑之方山鄉馬鞍山之原祔先夫
人之隴也子辱與吾兒游之其平生之詳願狀其行吾
將乞銘於士大夫以藏諸幽某辭鄙陋不獲謹撰次所
聞如右謹狀

潛澗嚴閣梨塔銘

師諱處嚴字伯威姓賈氏温州樂清人也父靖居鄉以
長者稱母萬方娘一夕夢黑龍自天躍而下俄化為道
人入其家及產師有異相幼警悟不凡經史過目輒成
誦舅東平先生規邑之名儒也試以對隨口應答大奇
之少長忽不茹葷母強之卒不從一日游精舍歸白其
母曰兒蔬食居俗非所宜願出家學佛惟夫人割愛遂

往里之明慶院禮僧知性為師既落髮受具游歷郡刹
初學律未幾習天台教觀慨然歎曰吾邦僻在海隅見
聞不廣遂之錢塘依南屏臻公聽天台大部明法華諸
經時學者尚編錄務相詰難師聽法罷端然默坐同輩
問之發明師說了無遺誤因謂之曰文字分別馳騁法
相吾不能為遂遠游禪林訪先輩老宿叩擊玄旨師志
節高學識超邁杖錫所至道眼相契為多會有以座首
命之者師曰吾宅心名利外真逍遙自適詎能為人役
耶於是西游帝都觀伊洛南周旋江淮間九名山水叢
林巨剎靡不至時道潛思聰二僧與東坡居士游聲名
籍甚咸與師善數以篇章往來師博學詩文尤與重且

工書有晉宋法或勸以所作謁縉紳求知已師咲曰古
之桑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故終
身不以一字干謁識者高之元祐間還永嘉寓寺光大
雲開元諸寺其徒翕然歸之扣門請益者復相躡也師
訓以本業外復以詩書子史導之允經指授者咸見頭
角時開元建護國天王殿命師作記文辭雄偉太守范
公見之稱歎良久命刻石行于世元符初歸故山謀茅
結廬循除蓄沝自號潛澗賦詩鼓琴以自娛有古人林
下風師有辭辨長於講釋鄉里巨室欲屈師講經莫能
致因具法筵集廣衆預設繡座俟師至與衆迫之師勿
遽就席闡揚真旨緣飾以文音吐鴻亮聰者驚悅明慶

自創業幾七百年無文蹟可攷師首為撰記并書之時
稱二絕郡守張公平聞其名以禮致之躬受楞嚴大義
初以僧正命師又命主禪席皆力辭之每詣府予提一
笠未嘗有興人以師為府座所厚因屬以事師正色峻
拒府政有不便於民者委曲以告守改容聽之瑞安令
呂公勤自號湖海道人邂逅師喜甚與俱還邑築庵於
廳治後園命師居之為留三宿而去邑令丁公湛每訪
師談道終日忘返晚景絕人事惟精修淨業喜觀雜務
嚴圓覺維摩光明法華等經精熟如流靜夜孤坐焚香
暗誦琅琅之聲出于林表嘗手書法華光明二經以報
母德又書華嚴經八十卷首末不懈字法益工弟子宗

要游學姑蘇俄以書督其歸未幾師得疾遽終政和壬辰正月二十日也享年五十四僧臘三十九至三月間維得舍利數百顆明瑩如珠明年九月植塔於菽廬之後以遺骨并舍利葬焉師於佛學無不通曉尤深於禪而接物以教故以闍梨著名平生製述甚多藁隨毀失圓寂後弟子收拾遺文編成二卷人有得其片紙皆寶藏之其文翰見重於人如此弟子宗要師號寶印傳天台教住永嘉之妙果克世其業法孫德純亦傳法于郡之龍翔某大母氏師之同母姊也寶印師蓋某之叔父師歿之歲而某始生自兒時稔聞德名恨不追見今四十餘載矣始獲以叔父之命銘師之塔不敢以鄙陋辭

銘曰

師之道儒律禪教咸臻其要

師之技歌詩文翰咸極其致

師之節公卿大夫不屈而謁

師之訓子傳教觀孫傳心印

師之廬左琴右書山高澗迥

師之塔明珠遺骨千古不滅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其後不登于志按尋故典採摭
新闕間附以所見圖而志之又
自爲之序未幾三峯潘公按台

溫道出馮山下循崖而南百里

如畫泊抵靈輿會蕩南語及所

過山水勝絕蕩南遂亟出是編

固請三峯序于首三峯時以院

事方殷未遑越明年三月得代

北於始獲序因爲余刻之余乃

捐俸解命刻于溫郡是爲山之

勝得為南而然志為南志得
三峯而始傳天下之士凡披其
圖觀其志志固不待涉巔尋原
而為山在吾目中矣

嘉靖五年夏五月既望

賜進士第奉

勅督理溫處兵備兼分巡浙江按

察司副使古范潭南黃質書

阿

卷之九

...

...

...

...

